



古文後集

地



井手藏書

魁本大字諸儒筆解古文真寶卷之五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
入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
宗初御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
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為君實難

圖為君難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

上任士貢其所未具

寮陳其所得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
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出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
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出警而入蹕孫伏伽傳天子
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
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為律

身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
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
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
適口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罔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环漬熬肝筍也
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醉以水
酒群臣面曰今日酣飲惟飲臨臺下乃並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愚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老子不貴難得之勿聽亡國音孔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案裾

不止淮南子汜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鎮而十起

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乃出安彼反側如

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前高祖紀常

家人生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

文小心詩惟此文王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

無黨一彼此於智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

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

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

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音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

黻勅續音塞耳而聽於無聲暋而前旒所

續音曠

暋而前旒所

以蔽明，雖續克，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主之自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哉！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三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羅 援琴命詩。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日。書曰：一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存其視為之則。凡有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欲矣。克去己私，復還天理。

聽箴

古今真寶 卷之下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引而物至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則人化為物閑邪存誠閑其外邪非禮勿聽於善有閑其誠心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

禁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與戎出好或

出而興兵戎或言出而兩國結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言語輕揚則傷煩則支言語太多則已肆物

忤於物則違忤出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背於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志士

勵行有志之士其守之於為有為必守順理則

裕順於理從欲惟危從欲而動造次克念造次倉卒

亦念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習慣自然

聖賢同歸與聖賢人

銘類

陋室銘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
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己去己私。冠離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仁。
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所畦，畦田區也。勝心
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
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食禾節曰賊。志以為師，
氣為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室慾。此第三節論存誠。昔為寇讎，今則
臣僕。方其未克，窮吾室廬。婦姑勃礩，婦媳婦也。姑，宅母也。
勃者，爭也。礩者，石之碍也。事出於私，安取厥餘。此節
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未克，私之私。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 瘖痾眩痛舉

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 一日至焉莫非吾惠顏

何人哉晞之則是賜子學行篇晞顏之人亦顏

自勵

西銘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
西曰詠頌伊川先生曰是起
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
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
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
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
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今
析而明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

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

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

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

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

故指而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人稟氣於天賦

身混命無間而故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

位乎中子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此天地之

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天地之帥吾

其性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氣之剛而人物

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人物並生

間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於天地之

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

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此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大，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物，吾與也。而物則得夫形氣之備，一人無間，然也。物吾與也。而不能通乎性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辨，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有，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宗子，猶長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為宗子之家相，猶宰相也。故為宗子之家相，猶宰相。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吾之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天下之幼，乃所以長吾之長。聖其合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賢其秀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必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疲者勞，癯者罷，病之人，憊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悲吾兄弟，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一，余殊之義。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保者，猶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尤違曰悖德。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
也故謂之悖德
也故謂之賊
實仁曰賊
賊滅天理自絕不

逆無道也
故謂之賊
濟患者不才
世濟其凶
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
以上三者
其踐形者惟肖也
夫若

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
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似而不遠矣故謂之肖
此乃能事天者

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事者聖人知變化
此所以善

窮神則善繼其志
惟聖人通神明之
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

繼其志
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

屋漏為無忝
惟此誠不愧屋漏則不忝於畏天
矣存心養性為匪懈
懈經又嘗引詩曰夙夜匪

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怠於事天矣
天之事也而君子未所以踐形云
惡言酒崇

伯子顧養
故過人欲如禹之惡言酒則所以事
天者至矣
禹為伯鯨之子
有英才穎封人之

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
錫類
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有英才

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
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孝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
而天心悅豫焉

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
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

不三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
晉太子也遭驪
姬者讒毀而死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莫於從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莫於從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莫於從

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

所愛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生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感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歸。

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痛而弗忘，思之則懼而無忘，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父母存而事天之道，吾固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所不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厄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東銘

解見前篇。采注。依平岩葉采注。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感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不我疑不可得也。

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詩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
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
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
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
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及歸咎
 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
乃故為辭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
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
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戲
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氣類之同次却表其壽天不同第三段品量三物之壽天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迂云無人吾於是而得養生焉

迂云無人吾於是而得養生焉

此於轉入正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
意歸本身上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
不能與視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
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在郡北其先周彥倫隱於北山后應詔出
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
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
山移文 迂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二神〇假 馳煙驛路勒移
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
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
脫 淮南子曰堯年表志闕舉天下 聞鳳吹於洛
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 值薪歌於延瀨 蘇門先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
乎薪人曰云云遂為歌一章而去 固亦有焉豈
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隳孑之悲慟朱公之

哭

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及覆素絲也翟墨君佳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或先負而後贖

應在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

尚長字

仲氏既往統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

謂上子雋俗之士先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

而

却學遁東魯莊子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

至

曰此顏闔之家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噤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及

審

之使來求之則亦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

其

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顯盜名草堂濫服幅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

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艾拉許由應上先傲

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積秋或歎幽人長

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

遂負石沈河而自匿洧子不能倚洧子齊人鮒木及其鳴

騶入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續神動爾

乃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

容而走俗狀上後風雲襲其帶憤石泉咽而

下情下字望林亦而有失下字鎮草木而如喪至其

綬金章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跨屬城

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渤

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誼賢犯其慮牒訴

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

課每紛紛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漢張敞稍迂至山陽太守

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迂密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

九有德也貢金九牧九有德也貢金九牧使其高靈孤狀明月獨舉

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看他礪戶摧絕無與歸石

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颺造語暮寫霧出極蕙悵

空兮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於是

南嶽獻嘲比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誦慨遊

予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瀟愧

不歇非林澗之愧秋桂遺風春羅擺月騁西山

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棧上

京雒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荷豈可使芳杜

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草木且羞見

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周子周子尚何面

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宜倚岫幌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芳纒

於郊端於是於是叢條聳瞻瞻豐穎怒魄或飛柯以

拆輪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連客

剪截結綴○俗土連客蓋謂周顒也

弔古戰場文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

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覆三軍徃徃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

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

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
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
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
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
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車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蕞兮力
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
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
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
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因隱公五年三年而報族

歸而飲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
以數軍實，長城竟海。為關余毒，生靈萬里。朱殷因成公二年左輪朱
般註朱血殷漢擊匈奴，雖得陔山。枕骸遍野，功不
補患叶韻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
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莫傾觴，
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毳楚稅反。義黎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

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糗去久反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所

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

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記曰須此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夫賢

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五骨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鏐于將

樸劍末理也淬燒劍令熟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鏐刃也良冶鑄劍人也

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篲泆塵塗猶

鏐音葦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之明目也公輸

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

二音

者工用相得也

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求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

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庸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故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

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

亦疲倦不肖之理國則勞下人及至駕齧膝參

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且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

也縱騁馳驚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

電逐遺風電風皆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

哉人馬相得也

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

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

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賢人君子亦聖

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

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夫竭智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

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

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

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由此觀之君人者勤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

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任不得施效序逐又

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竇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

困於鬻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

殺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獨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

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以卑

辱幽汙之事以升用於朝南去蔬食釋去躋履

而食滋味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以上論人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

蛭蟋俟秋吟蟋蟀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易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

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獲纓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逸音鍾逢門
子齊烏號猶未定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
子齊烏號其音韻
臣之意也鍾琴各鳥號各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罾其得意如此則胡
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

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
平之青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
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
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
松十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國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
之盛貌多士衆賢也言濟
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
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撥毛詩證結尤有斷案
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

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葉臣次三句逆
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
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
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
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升頌之可傳後來
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會史筆法婉辭以
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

玄宗年號

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

安天子幸蜀

唐明皇

太子即位於靈武

靈武乃靈州肅

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

太子則

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

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

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

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噫嘻前朝孽臣女驕為昏為妖

毒亂國經羣生失寧

奉賊稱臣

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

皇撫戎蕩攘羣兇

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除妖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淫濡天休死生堪

蓋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

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盛德

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頌湘江

東西中直潛溪石崖天齊論潛溪可磨可錯刊

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字寓為性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宿庸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時言其志廣大也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卮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

士介大也搢紳服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袵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陳說禮法是非

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先生於是

方捧嬰承槽銜盃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說

髣髴踞枕翹藉糟奮動髣髴也。踞展足倚。髣髴倚。搨而坐。施復。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枕翹鋪糟而卧無思無慮也。藉鋪也。言動髣髴足。
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膚忿之感情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二豪
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咸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
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與吝同。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

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

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未

特為種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園音托病僕隆然伏行有

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

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

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

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

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

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

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

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曰曰子之非難弄之為難非真則其天者全而

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

子勿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

有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故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反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與前相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凡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則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
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糲以勞吏者且
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
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
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
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
焉豈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
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
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
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銳豈所寶之
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孰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

氣力

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
猶以為衰文公太
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
謝云起
得健接

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
得健接

亦不故申呂自嶽降
謝云起
得健接

傳說為列星
謝云起
得健接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謝云起
得健接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
謝云起
得健接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晉育失其勇儀奉
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臣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
亡者矣臣云此四不字亦有方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
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謝云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
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不能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

三百年于此矣

謝云褒文公文起八代之衰

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
下之溺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愈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
救濟人愈上表極諫帝大怒忠犯人主之怒
心之溺愈至對廷湊九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
潮州愈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廷湊
危之愈至對廷湊九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
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廷湊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
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翼元翼亦潰圍
出廷湊不廷湊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
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講衡岳廣詩云我來
正逢秋兩節陰氣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而不能
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清空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
皆曰惡溪有鱷魚
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
起溪中數日水盡潮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
魚患鱷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
音
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
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表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關遂罷愈為兵部侍郎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
觀祭

推官入仕貶陽山改潮州移表州或行
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學校
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
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

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非異
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衛

專勾當州學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

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

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
好學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未必禱焉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
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趨之上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賦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慕蒿悽愴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
哉餘意警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
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云四星在危南
比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飄然乘風
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

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畧扶桑

南騷飲余馬於咸池搃余轡手扶桑准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草木

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

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景不得望司馬相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作書

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入禁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云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

驅海若截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祝融先

神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約束鮫魚如驅羊見前注鈞天無人帝悲

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

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犧牲雞卜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犧牲雞卜

羞我觴擗性者。擗。牛。郊祀志立。粵祠。而以之

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廣碑銘。荔子丹。今蕉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祭柳子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厚也

文公詩翻然下天荒。彼髮騎騏驎。容裔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踏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騁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温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一段。大抵做文字。須

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

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講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王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

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

須說正理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此幾句却

而况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

破得好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

好意思

又不當束縛之

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

策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大

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結策委蛇

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或曰封唐叔史佚

成之

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於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

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辨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

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

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此甚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俞與李賀書勸其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曰賀又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各不

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

與區鳥區草名詩音義之類是也曲禮不諱

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

兩丘與區也偏謂二各不一諱也孔子毋名

徵在言在不稱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夫諱始於何

時依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

篇之周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

私則不孔子不偏諱一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周康王名釗書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

昔者禹友又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

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此其子

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

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古文真寶

某字也諱曰底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飢
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惟宦官官妾
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勝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
以為觸犯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實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作人得如周
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

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
其惑也亦以夫周公孔子曾參未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策則其宦官
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
盡直而不大言乎且
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
能至也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當曰
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
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
氣以誠為主王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
味乃見其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

靖王勝之後。稱而中道崩殂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天下

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太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江東與蜀。三合天下。

益州罷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宮中。臣官女。子所出。府中。

大臣宰相。所居。俱為一體。陟罰臧否臧。善者。升。降。之。不。否。不然者。罰。之。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駟乘。待即亦官名。比四百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謂

是。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職掌征伐。姓。同名。寵。性行淑均。曉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
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
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先主三次往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
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猷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
陽之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
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江皆降會荆州刺史劉琦率羣下
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攝荆
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亮於永安病篤召
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存

君可自取又...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受命以來夙夜憂

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出并荆郡... 縣東南入海... 深入不毛... 今南

方已定... 建興五年... 諸軍北... 漢中... 臨... 上

其甲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遷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取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

群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表言云云此篇言

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權非意料臆

慶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爲便讀此可以見

其忠用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

諸葛亮

表相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王業不偏安故

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

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

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井井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

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疲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又

務於東

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乎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

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列郡

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朕衆難塞智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孫策乃孫權兄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豈庸孫吳然困於南陽

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旂中

宛即南陽縣名險於鳥巢表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亦鳥巢時曹公糧少

議欲選之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表譚據之曹

公避之兵逼追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

去雲雷鼓震天以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蹂踐

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

自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楮幾危然後偽定

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昌霸地名不下未詳所出四

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

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

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先帝每稱

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中間比昔年耳

然喪趙雲陽羸馬王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

等喪謂死上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實實重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庚稅月

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實實青羌皆

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對其七卒物

故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

州之所有若彼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
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佳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
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
乃將其衆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劉琦降先主
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追
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當此時
騎去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濟沔去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
夏口遺亮孫權權據江西取巴蜀先主進

圖成郡劉琦降遂領益州牧曹魏夏侯授首此

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殺敗先主二十四年權秭歸蹉跌秭歸今歸州

也○同上權既取荆州徒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

陳情表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

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

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歎賜奴婢二人使郡

李令伯

縣供祖母奉膳

服遷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疾六月。慈父見背。行年
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
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
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祿薄。晚有見息。外無蕃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蕃功謂大功親榮榮
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待
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顧榮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辭不赴

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速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
天下。晉武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
尤甚。且臣少事為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按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
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地。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罪。尤當不志舊君。何

忍自稱蜀為偽朝乎。每
議至此為之不滿惜哉
歷職郎署本圖官廷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
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它日九泉下猶
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妾病謂
顆曰我死必葬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
曰寧從治特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
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
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理
臣不勝怖懼之
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論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聖人一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鼎足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辨折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極好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摛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殊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最為得體迂齊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捨文字如引繩貫珠

韓退之

傳愛之謂仁迂云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句
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已無待於外三

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仁與義為定。

名。迂云。道與德為虛位。謝云：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在成文。故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老子

之小仁義非較之也。其見者小也。原謝云：當看

莊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

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老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意五千餘言謝云：此一篇斷盡聖人之

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周道衰孔子沒。異端

之律有。火于秦。皆燒之。非博土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黃老子漢。有蓋公善治黃

悉諱守尉雜燒之。黃老子漢。有蓋公善治黃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術。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佛于

晉宋齊梁魏隋之間。隋以下。婁佛漸。謹年代。左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題辭

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不入于墨則
放蕩之言以于時惑衆者非一

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佛必出于此

謝云孟子論歸楊歸墨今變歸字為入蓋文入
公去陳喜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

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云入

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其異端者必以聖人
入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因

此處說人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身小也呂云從異端亦曰吾師亦掌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師觀周

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釋往矣敬叔與俱至

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不末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成公元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添佛老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王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

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呂云用

得新文

好句法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好句法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

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自得天地間不可

聖人治天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

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

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

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淫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機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謝曰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為之

佛老再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死則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

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辨發天下之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法而民始可與議論

如古之無聖人。再起人之類滅久矣。一段

何也。文勢有頰挫。謝云此數句。無羽毛鱗。應。送文暢序同意可互看。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

令者也。謝云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一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為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三字章法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

末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呂云說佛老所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徒而有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

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呂曰此是佛者之言是亦

責之之喪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注〕云攻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謝〕云撥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謝〕云佛老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禍天下

〔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穀梁〕文九年楚子使狄來聘楚無大國之夫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論〕八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閔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後〕應在幾何其不晉而為夷也〔謝〕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此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迂〕云與前面許多說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士賈〔此〕

士農士賈

句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二句長其

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菓魚肉此

句又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二句合二

長此二句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射云

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是故生則得其情死

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廟焉而人鬼享

法字曰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取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關雎鎖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云文流畅承

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

如良馬下峻坂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欄截

使不成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謝

文章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謝云伊川云周公沒

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然則如之

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

何而可也

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寒

不流不止不行

因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

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

其人

謝云此火其書

廬其居

法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謝云此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

此一句句法禮通其亦庶乎其可也

言語下得姪主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以欽而實健詩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姪學性

偶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取而名不常在人生易滅優游

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爲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滿池環匝竹木周
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
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珠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嘔蹄哇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
歸高臺之上雩祭阜之名爲壇而舞其上以祈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安神闔房思老氏之
乎汎風乎舞雩詠而歸

玄虛呼吸精和未至人之彷彿

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

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啞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與達者數

予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

操發清商之妙曲

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

○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

二曰少官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

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召召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

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

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惠王文王武襄王昭襄王蒙

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地北收要害之郡

曰云自取字至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勝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連兵日從關西連兵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其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

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上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取南粵土地
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
下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弯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
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
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
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
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
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呂云反覆詰雍州難在此一節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矜不鈇於鉤戟長鎗也。耨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鈇利鉤戟。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鏃音殺。誦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一夫謂涉為首倡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見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

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在疾上無以
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
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

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
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
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
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子
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愈蒙幸於

此一章辭太直

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
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
字句法長短錯綜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十三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
○又連下三介如此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
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若使隨行而入逐隊
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及只用苟如是雖日受千
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

古文真寶 卷之四 五十一

故曰士為知己者，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詐，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句目。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下喻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中入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

足也。

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僇居

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

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且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未在於當世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琴然君子之所守不遺時而為之迂勉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直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

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大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魏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
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未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
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
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

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自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

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
而歸之曾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人有被其容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

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

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因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

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備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
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
竟與遂借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

歸曰手公先生一至楚而後一白隴西布衣流落
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爲上客一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一三十成文章歷抵
鄉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
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
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
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
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
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
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

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昔王
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
孔文舉山濤爲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
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
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藜昉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
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
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土倘急難有
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壽

士

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荅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奉嚴，絮鋪叙回護分明。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下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至於道者，重上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即重明輕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就避○回下及公卿輔相，化吾豈敢冒言排之哉！人主互舉輕擇其可語者，誨之。明重猶時與吾恃其聲，誹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
是抑軀明重數鋪叙不雜其後者至此書於吾何有結夫子聖人也抑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作又佳下字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
異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
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非所以朝令

而久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
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
子未久也文勢○鋪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
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
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合故余所以不敢也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
意也言筆百書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
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

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
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為書應有力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篇警策處吾子其何
遽滅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
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
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下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

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駁雜之
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知旁影甚佳
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為也豈室於道哉用事吾子其末之
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
拜

魁本大學諸儒集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1670



皇朝寬文十

庚戌

年三月曲水

削刷氏山本長兵衛

行板

